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十季

火车情愫

刘婧超



一般人总嫌火车旅程颠沛流离，我却偏爱绿皮车厢里摇摇晃晃的人间。那些混杂着泡面香与汗味的空气，车轮撞击铁轨的“哐当”声，还有陌生人递来的一块饼干，都藏着比目的地更动人的风景。

四五岁那年，妈妈第一次带我坐火车，是去广州找出差的爸爸。正值春运高峰，妈妈瘦小的身躯拖着娇小的我，在拥挤的人潮里艰难挪动。路上遇到爸爸的同事——那位实在的大胖叔叔，他一把抱起我往车厢里送。人太多了，列车员阿姨使劲把后面的人往后推，妈妈在后面急得大喊：“孩子已经上去了，我必须和孩子在一起！”

上了火车，拥挤程度更是超乎想象。座位底下铺着报纸，蜷缩着熟睡的人；过道里的行李箱、塑料桶、小板凳见缝插针，连落脚的地方都难寻。我趴在一个圆筒状的物件上，望着窗外那些为了挤上这趟南行列车的人：他们伸长胳膊，探着脑袋奋力往车厢里挣，一点点爬进来，蜷起脚坐在铺位中间的桌子上，再一扭身子，便溜进了这节车厢。

我们一路向南，身上的衣服越穿越少：棉衣棉裤脱了，秋衣秋裤也脱了，最后只剩半袖短裤。爸爸后来也说过，他们当年由南向北行时，把行李箱里的半袖一件接一件往身上套。那时的火车没有空调，只能开着窗户兜风，风裹着沿途的气息灌进车厢，成了最天然的“降温器”。

后来上大学，意外考上了风景秀丽的青岛大学，全家都很惊喜。第一次踏上北上的火车时，家人陪着我，满是期待地送我去报到。大学四年，每年要坐四趟火车，往返于寒暑假。每次到站，父母总会迎上来，念叨着“瘦了”“黑了”；每次出发，他们又反复叮嘱：

人到中年，我真切地意识到：村庄是属于父辈们的，它离自己这个年代的人越走越远。就好像自己望着一个心爱之人远走的背影，并且这种背影一去不回头。每次回乡，这种感觉在我心里愈来愈烈，尤其是看到家家户户已被搬迁到马路边，先前的村庄即将成为一个空壳时，我心头总是生出几许落寞，几许忧伤。

村庄是温暖的。在孩子的眼里，即使老态龙钟，或存有残垣断壁，它也会以慈祥的面容迎接新生，领着孩子们成长，赐给孩子们欢乐。这种欢乐逗弯了瓦砾上袅袅升起的炊烟，逗得日升月落，一年又一年，它逗成了一个又一个让人记忆深刻的故事，并伴随着少年成长。终到有一天，当他们回过头来，那份欢乐却丢在了岁月深处，成了人们对往昔的怀念，对村庄的眷恋。

几乎每一代人都是如此，祖祖辈辈们从不例外。鲁迅先生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和《故乡》这两篇文章算是例证。“不必说碧绿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栏，高大的皂荚树，紫红的桑葚；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，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，轻捷的叫天子（云雀）忽然从草间直蹿向云霄里去了。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，就有无限趣味。”而久别归来的先生“回到相隔二千里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”时，感觉“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。我的故乡好得多了”，至少不是“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”。这也许是万物经不起时光的磨蚀，时过境迁

“要结伴出行，别天黑单独出门，一个人在外要注意安全。”

大三那年，为了考研上课，我要坐火车去另一个城市，一年里的旅程又多了几趟。20出头的我，在火车上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：海事学院的学生、青岛某大专的老师、做生意的商贩、找工作的年轻人、刚面试完的求职者、工作多年的前辈……我们会闲聊，还会互相留电话，尽管后来再无交集，却一起度过了一段段美好单纯的时光。这些“车友”渐渐淡出生活，再未重逢，但我们都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，朝着目标奔波。

如今快40岁的我，每年总要特意规划几次火车旅行。父母不爱坐飞机，说“火车上能看见庄稼”。去年带他们去昆明，软卧车厢成了小小的社交场。下铺的阿姨是丽江来的纳西族人，她的竹篮里装着自家烤的粑粑，酥油香弥漫了半节车厢；对面铺的大爷是铁路退休职工，给我们讲成昆铁路的隧道，说每公里就有一位筑路工的墓碑。妈妈和纳西族阿姨聊绣花，爸爸跟老铁路迷探讨火车型号，我趴在窗边看金沙江，江水绿得像块翡翠。到曲靖站时，卖米线的推着小车过来，粗瓷碗里的辣椒油浮着红油，蒸汽模糊了车窗上的“昆明”二字。

火车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回忆。如今我在家乡工作，却总想着每年创造机会坐火车外出。不同于归乡时那份浓烈的牵挂，这样的旅途更像对陌生领域的探索与冒险。

车轮又开始“哐当”作响，女儿趴在窗边数铁轨，她的小皮鞋踢着车厢壁，发出清脆的回响。我知道，这摇摇晃晃的人间，又将在她心里种下新的牵挂。

带给人的一种感触吧。

记得在我年幼的时候，每到农闲，祖父辈们便聚集到一起，谈论自己年少时在村庄里经历的往事。每说到动情之处，他们便会口沫四溅，溅到胡须上、嘴角上就随手一抹，继续谈论。有人在说漏掉的、有偏差的，旁边的同龄人会立即伸出手，劲头十足地插话道：“不，不，不完全，还有……”就这样，他们彼此相互补充，把故事说得入神入化，把自己儿时的村庄说得完美无缺，其津津乐道的神情，足见当初那是一个乐园。然而，不管村庄在我们眼里如何的鲜活，他们却不以为然，仿佛是村庄在变。这种感觉，我辈在已为人父、为人母后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

曾经的村庄有很多地方带给我欢乐。比如：邻家坍塌的土墙，是我们躲猫猫难以被发现的极好藏身之处；阿毛家茂盛的竹园，晚上栖有众多的鸟雀供我们捕捉；屋后有一段近一米高的土圩子，我们就着地势挖出一个小灶，时常与同伴们一起野炊……然而这些，现在已不复存在了，仿佛它们随着父辈们次第远去而逐渐消失，成为我辈的一种茫然，一种怀念。

我的父亲离世已有八个年头了，他当年亲手盖起的房子，和一座座新房撑起了村庄。如今，我久居他乡，父亲又日渐走远，当初聚集过满堂儿女的老屋逐渐破败，常年遭受风吹雨打，无人修葺。这就是我父辈的村庄，曾带给我许多童年的欢乐。而当初的我，却不曾想到它会老在我辈的清波暖流之中。



心安常三思

杨奕敏

对于老年人来说，心安便是福。那么，如何才能做到心安呢？

俗话说，三思而后行。以我的生活阅历，我以为，要做到心安，要常思贪欲之祸，常戒浮躁之心，常弃非分之想。

常思贪欲之祸。古人云：“储水万担，用水一瓢；广厦千间，夜卧六尺；家财万贯，日食三餐。”西方哲人伊索亦云：“有些人因为贪婪，想得到更多的东西，结果把已有的东西都丢掉了。”这些质朴的道理告诉人们，贪欲无用而有害，当正心诚意，追求精神的富足。这里暂且不说贪欲如何祸国殃民，就是对于贪赃枉法者自己来说，亦是心累如斯，时时担心东窗事发。看到电视上贪官受审的镜头血压升高，听到警笛声心惊肉跳，面对山珍海味没有食欲，夜不能寐，终日里就像抱着一颗定时炸弹，还不能向人倾诉，做贼心虚，自作自受。贪得越多，心律越乱，奢华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？

常戒浮躁之心。古人云：“神静而心和，心和而形全；神躁则心荡，心荡则形伤。”心浮气躁，则易失心智，使人难以做出正确的决断，不能潜心静气地干自己该干的事。或急功近利，随波逐流；或患得患失，怨天尤人；或迷失自我，身心疲惫。如此不但于工作事业有害，于自己亦是苦不堪言。惟有戒浮戒躁，静思干工作图的是什么？做得是否科学正确？才会不受干扰、不受诱惑，脚踏实地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，如此必心安。安在尽责尽职地实干事、干实事、干成事。

常弃非分之想。有的人梦想一鸣惊人，一步登天，总是恨职位低、恨收入少，就是不知自己几斤几两。非分之想，表面上看是心态的问题，实际上是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的问题，事关人生的根本。一些人或为名所累，或为利而忧，或享乐至上，或以丑为美，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了这样那样的弯路，关键就是没有将人生的总方向把握好。

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正确看待个人的荣辱得失，得意不忘形，落魄不沉沦。

村庄

石泽丰

